

天堂信箱



逝去的母亲教会我勤俭持家

寄信人:李青松 收信人:娘

娘,您好吗?

儿子这一声娘在心中默喊了一年,今天终于又可以在这里和您聊聊了。有人说,清明节的时候,和天堂中的亲人说话句句都能收到,儿子相信这是真的。

时光走得太快,儿子时不时都要小跑几步,想让时光慢下急匆匆的脚步。转瞬之间,我们母子已经阴阳两隔23年了,多少次午夜梦回,泪洒衣襟;多少次酒醉多言,娘挂嘴边;多少次风雨中行路,想起了娘撑起的油纸伞;多少次天寒雪重,又看到娘背着行李和儿一起往学校赶;多少次想起娘说的看到放学回家的孩子,就一直盯着看,以为您的儿也在里边;多少次泪眼中闪现跟屁猴一样陪娘在麦田的我,“娘,这个是荠荠菜”“娘,这个是野喇菜”……遥远时空中传来的童声,是儿子对您声声的呼唤!

娘,您走时定格在儿子脑海中的影像总是常常出现:“儿子,离开娘行不?”“娘,不行!”娘问完话定格在儿子脸上的目光告诉儿子,娘不想走,娘不甘心,娘放不下一双未成家的儿女!

娘,我们擦干眼泪。儿子向您汇报,妹妹家中盖了楼房,您的外甥考上了咱县城的高中,学习非常不一般!爹年龄大了,我把他接到了平顶山,您的亲孙女学习、舞蹈双双靠前。今年我们单位建了棚改房,儿子也分了一套,不久我们就可以住进新房了。我的大姨、您的姐姐刚刚过完七十寿诞,所有亲人都健康安好!幸福平安!

娘,儿子不在您身边,您要多关心自己,休息好(好多次梦中出现娘忙碌的身影),儿子愿娘一切都好!

儿子:松

● 背后故事:

今年45岁的李青松是平煤神马集团帘子布公司的一名职工,老家在驻马店西平县嫚祖镇(原吕店乡)。1992年,平煤神马集团帘子布公司招工,他成为一名普通工人。1994年11月份,母亲患病去世,当时,他和妹妹均未成家,疼爱他们的母亲割舍不下,带着遗憾离去。

李青松说,在他记忆里,母亲是个心地善良、热心帮助别人的人。李青松,在农村老家的家族比较大,只要哪家有红白喜事,勤快的母亲必到场,跑前跑后,当成自家的事。平时,勤劳的母亲经常纳布鞋,只要邻居或亲戚需要,她都会慷慨相赠。由于她乐于助人,在亲戚及邻里间享有一定的威信。

李青松说,母亲勤俭持家,从不乱花钱。母亲在世时经常教育他和妹妹:“吃不穷,穿不穷,计划不好要受穷。”他们兄妹两个人在母亲的影响下,也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。

“虽然离老家有些远,但每到清明节或母亲忌日,我都会抽空回去看望她老人家。”李青松说,他上的是运转班,每年清明节或农历十月初一前后,他总会抽时间回老家到母亲的坟前和母亲说说心里话,有时候还会带着上小学的女儿回去,向母亲汇报女儿的学习和一家人的生活。

四五年前,爱好写作的他开始在网上注册论坛,写一些思念母亲的文章,以此来追忆母亲。“谢谢你们,为大家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。”李青松说对记者说。(本报记者 高红侠)

爸爸,我想和你说话

寄信人:杨沛洁 收信人:父亲杨西庚

爸爸,转眼间,你离开我们已经7年多了。这变化的世界,常常让我们觉得神奇,倘若你还在世,恐怕更看不懂了。今天,我想像你生前咱父子对话那样,和你说说。

咱们家世世代代在农村。农村苦,农村穷,这是家乡留给你最深的印象,也是孩儿时心中的印象。于是,你发誓要让孩子跳出农门,成为有出息的吃商品粮的人。

爸爸,在你的鼓励下,我经过高考奋斗后来到了平顶山市。如今,已步入天命之年的我,因工作节奏的紧张和人生道路的坎坷,总想着能给心情放个假。有一段时间,我和妻子在盘算着,哪天开着车回老家,在家里住上一段,甚至再盖个简陋房屋,把那里当个休闲度假的港湾,甚至未来养老的一个场所。

爸爸,请你不要伤心,不是孩儿违背你的意志,实在是这个世界的变化太快。如今,公共财政的阳光越来越多地洒向农村,咱老家的村中也有了路灯、水泥路、超市。在新农村,乡亲们住上了“别墅”,有了小汽车。你坟地周围的山区薄地,已经流转了,乡亲们每亩每年能拿到比种地收益还高的流转费。此外,咱老家的政府还招来了投资商,要在哪里建一个旅游度假区。

孩儿想着忙里偷闲带着妻子孩子回家里住上一段,养上几只羊,像我小时候那样当个放羊娃,种上几畦菜,像你当年那样当几天农夫,追忆儿时我们一家团聚时的温馨时光。

爸爸,孩儿想你,曾记得你常常和我这个做新闻的儿子交流,听我讲外边世界的变化、国家政策的走向,憧憬未来社会会有怎样的幸福。然而,10年

前,你却突发脑溢血病倒在床后再也没有了清醒的意识,我们的交流从此中断。7年前,你没有留下一句话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,让儿子一直沉浸在悲痛中。7年过去了,孩儿对你的思念一直没有中断。今天,孩儿把这些年来变化和埋藏已久的心里话全端给了你,你在天堂里听到了吗?

● 背后故事:

“长大后赶紧爬得远远的,绕在大人膝前的孩子最没出息。”在写信人杨沛洁的记忆中,这是父亲杨西庚对晚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在父亲的眼里,只有离开家乡来到城市,才会生活得更有出息。

杨沛洁今年50岁,1993年进入平顶山日报社(今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)工作,一直活跃在市区采访一线。2015年,他由市区转战叶县,成为一名驻县记者,采访对象也由原来的市领导、产业工人变成了农民,笔端直接指向了小时候父亲让他逃离的农村。

“这似乎是老天给父亲开了一个玩笑。”杨沛洁说,当年父亲心心念念让自己和堂兄弟脱离农村,走向城市。而在他走后的几年间,自己的堂哥却放弃了父亲倾尽心血为他争取到的城市户口,颇费周折又把户口迁回村里,重新吃上了农业粮……现在,每到周末,杨沛洁和妻子、朋友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开车到农村逛逛山沟沟,吃吃农家饭。

杨沛洁说他借晚报“天堂信箱”栏目跟父亲聊聊今天的农村新生活,希望父亲知道如今的农村再也不是苦与贫的代名词。(本报记者 杨尊尊)

父亲,咱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了

寄信人:孙全兴 收信人:父亲

父亲:

清明节快到了,你在那边还好吗?

屈指算算,你已经离开我们43年了。43年来,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想你如何勤俭持家、如何孝敬老人、如何教育我们,又如何宽厚待人。你辛苦操劳一辈子,没得到儿孙们的回报就走了。

父亲,小时候,咱家穷,但你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我学习,而不懂事的我还是埋怨你。长大后,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。父亲,你知道吗?咱家现在是人丁兴旺,四代同世,38口人分支遍及百里。现在,您的后代们都衣食无忧,房舍宽敞,风雨不侵。就连你在世时未曾想象的小轿车,您的孙子、曾孙也已置买回家中,成了常用之物。

如今,我也退休多年了,身边有一儿一女,他们事业有成、家庭幸福。

父亲,清明节快到了,我将一首歌《父亲》献给你,以慰你在天之灵。“想想你的背影,我感受到了坚毅;抚摸你的双手,我摸到了艰辛。不知不觉你鬓角露了白发,不声不响你眼角添了皱纹。我的老父亲,我最疼爱的人,人生的甘甜有十分,你只尝了三分。人生的苦涩有三分,你却吃了十分,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,央求你呀,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……”

父亲,你在天堂安息吧,别挂念我们。你的谆谆教诲我们永世不忘,你的高尚品德将与世长存。

你的儿子:孙全兴

● 背后故事:

孙全兴今年63岁,老家在宝丰县商酒务镇孙官营村。兄弟3人,他排行老小。

据孙全兴说,父亲三岁丧父,十二岁时就开始随同村里的大人到外地担挑子卖煤挣钱养家。

孙全兴说,父亲没有上过学,但很崇尚文化,想尽办法让他上学。“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,由于家里穷买不起书,我和邻居共用一本书,坚持了一个学期。”父亲还托在村里教书的一个本家族叔叔空闲时教孙全兴学习、打算盘、算账、写字。

1974年7月21日,孙全兴的父亲去世,享年66岁。当年,孙全兴刚刚参加工作,在当时的韩庄矿务局上班。“上班后,打算盘、记账的东西都用上了,那时,我才明白父亲的苦心。”孙全兴说。

(本报记者 牛超)

公公婆婆,儿子儿媳想您

寄信人:王华 收信人:公公婆婆

亲爱的公公婆婆:

您在天堂还好吗?清明节临近,回老家给您二老扫墓的愿望越来越浓,模糊的双眼仿佛又看见您在那里等着儿女们给您添坟、烧纸钱送美味佳肴。

不知祭文说些什么,只有思念如藤缠绕。记得三十多年前,我第一次到‘婆家’,二老粗布衣打扮,干净利落,笑呵呵地给我倒茶、夹菜。

多少次您的儿子在您的坟前默不作声,跪地叩首去释放内心的悲痛,作为儿媳我也和丈夫一样泪眼蒙眬。初嫁咱家时,由于丈夫在部队工作,我们聚少离多,有二老的关爱,我没有受到孤独和委屈。是婆婆亲手教会我做千层底圆口布鞋,是公公亲自指导我在责任田里(烟叶地)“丁”字步锄地。当时在农村小学教书的我,每次放学回家都有可口的饭菜,哪怕是一个花皮小甜瓜也会等我到家才切开一齐分享。

一双儿女的降生,爷爷奶奶更是关爱有加。爷爷为给孙子孙女起名字,翻“四书”查“五经”掐指细算,最终男孩名字中带“树”,女孩名字中带“淑”。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,公公多次提醒男孩儿要“穷”养,女孩儿要“富”养,其意是男孩儿要“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”努力创业成栋梁,女孩儿要多才多艺,勤俭持家修美德。老人家殷殷情思流露出对家丁兴旺的期盼!

公婆您一生辛劳,养育6个儿女,二老的勤劳、节俭、持家、朴实的优良品质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。如今6个儿女个个身体健康,家庭幸福,孙子孙女9人都已成家立业,各自都有一技之

长,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光和热,我们家的小康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。请二老在天堂安心。

儿媳:王华

● 背后故事:

王华今年60岁,老家在叶县廉村乡,老伴是同村人。1982年他们结婚,1989年她随参军的老伴到福建省,1994年回到平顶山,2007年在天宏焦化公司退休。

因为是同村人,结婚前王华和公公婆婆就认识。婚后,老伴在部队工作,她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。王华说,老伴是家里的长子,下面还有弟妹,家庭条件不好,结婚后,作为儿媳,针线活和农活都要做,公公婆婆看她不会,就耐心教她。

王华说,她婆婆身体不好,20世纪80年代就去世了。公公2009年去世,当时已经90多岁,无疾而终。“因为与公公相处的时间长,感情深一些。”王华说,儿子上班第一个月开了600元工资,就花了400元给爷爷买了一台电视机。

王华说,老人家讲究入土为安,前些年,她和家人每逢清明都要回老家给公公婆婆添坟上香烧纸钱。今年,她看到本报有“天堂信箱”的平台,就想着给公公婆婆写封信:“我们是农民的子孙,他们种一辈子庄稼,又惜苗如子,一定会接受写文祭的方式祭奠,希望习习春风能把我们的思念吹到天堂上他们的耳边。”(本报记者 杨岸萌)

(本报刊登的书信均有删改。编者注)